



我的亚运

这座城市的暖心事

他错过了那个刷屏全网的绚烂之夜

■记者 林青颖

又一次,黄一鸣打开了手机里的短视频——这个动作已经重复了数次,他在重温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的节目表演,看着屏幕里的画面,他试图将画面里的一举一动与那晚流转过自己耳朵的声音匹配起来。

在世人为那融合了科技与艺术之美的盛会所震撼、惊艳的夜晚,非常幸运的,他就在那里,以一名医疗观察员的身份。

但同时有些“遗憾”的是,偌大的表演空间,都不是他视线聚焦的区域——医疗观察员需要在“潮起亚细亚”的每一朵“浪花”外,紧紧守护着看台上的观众,防止任何人发生突发情况。

“希望所有人平安。”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。

8月31日,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接到通知,要在院内挑选医务工作者去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做医疗观察员。

黄一鸣就在这个名单内。得知这一消息,兴奋与喜悦的情绪率先占据大脑,但随之而来的,也有巨大的压力与责任。



医疗观察员并不是件“轻松差事”,团队每两个人,身上就肩负着四五百人的健康观察任务。他们不能错过观众每一分每一秒可能出现的变化,一旦出现紧急情况,他们就必须立即对患者进行处置或转移。

9月23日下午2点,黄一鸣一行来到了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。此

时,距离开幕时间还有6小时。即使还没有观众入场,这朵盛绽的“大莲花”里已开始忙碌。医疗观察员穿上了带着“medical”字样的白色外套——这样醒目些,观众都能看到。拎起药包和急救包,黄一鸣和同事直奔应急流线上的医疗点、电梯、医务室等点位。

万无一失。这是他们给自己定下的军令状,不能留下任何隐患。

晚上7点,夜色已覆盖天空,所有人都在等待一小时后的开幕式。“那时候场上暖场节目已经开始了,但我们根本没法分出心思在节目上,都在忙着提醒在楼梯上的观众注意安全,指引他们落座。”

直到如潮的欢呼涌入耳朵,黄一鸣才意识到,“开幕式开始了。”

偶尔会有灯光的残影照射在他的侧脸。那一刻,他知道,只要一抬眼,就能望见那些绚烂瞬间,但他只是将视线锁定在身边的四五百人身上,缓缓巡视,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出现的意外。

越是在迭起的高潮,他越是不敢分神,“观众们盯着节目,我们盯着他们的脸,生怕有‘痛苦面具’出现,特别是当他们情绪激动的时候。”

好在,一切都很顺利。晚上10点,开幕式圆满结束,黄一鸣长长吐出一口气,然后抓紧掏出手机,在最后一刻“打卡”留念。

“虽然有些场景完全看不到,但能够来到大莲花参加开幕式,已经很开心了。”黄一鸣说。

“驱鸟人”一天六次跑道鸟情巡查

■首席记者 黄婷 通讯员 施东杰 钟国恒

“塔台,驱鸟队,06-24跑道鸟情巡视正常,我已完全脱离!”9月25日下午4点35分,在一句响亮干脆的通报中,萧山国际机场驱鸟员、鸟防值班队长孙佳祺顺利完成当天的第6次跑道鸟情巡查。自20日启动重要航班保障起,他已记不清一共进行过几次跑道鸟情巡查。“跑道和东西敏感区是鸟击防范的红线区,绝对不能有活动鸟类。所以,为加强重点区域鸟防,我们不是在跑道上,就是在赶往跑道的路上。”一向幽默的孙佳祺打趣道。

为确保亚运航班保障万无一失,飞行区中心提前制定鸟防专项工作方案,对重要航班的保障提出更高要求。除了持续加密跑道巡视驱赶频次外,鸟防人员还需在跑道东西两端定点监控航班起降“前2后1”共三个小时内的鸟情,及时做好危险鸟类的驱防。对仅12人的鸟防团队来说,“任务重,时间紧”是保障工作中的常态。

孙佳祺曾经参与过“G20峰会”重要航班的保障任务,有着十分丰富的鸟防经验。9月22日及9月25日,在完成前一天24小时的常规业务班后,他都主动留下来加班至当天白天保障任务结束,肩负起鸟情巡视、鸟防设备维护的任务,全力保障现场驱鸟力量。

9—10月是萧山国际机场迁徙鸟类过境高峰期,大量候鸟集群途经杭州机场,容易引发机场责任鸟击、鸟击征候。9月上旬,作为土面区昆虫治理作业实施的责任人,孙佳祺敏锐地察觉到草坪中夜蛾幼虫的数量开始增加,后续可能成为吸引鸟类进场的重要危险源。为此他迅速向科室反馈,配合组织实施了机场秋季生态治理作业,在亚运前及时消除土面区的引鸟因素,促使迁徙鸟群“经过不停留”。

亚运期间如何有效驱赶鸕鹚等大型鸟类,是孙佳祺最关注的事情,“之前听说亚运期间可能不让使用猎枪,如果是这样,那要防好牛背鹭这种大鸟可不容易。”好在,飞行区中心高度重视此事,协同机场公安局治安支队共同制定《萧山国际机场重要勤务保障期间驱鸟枪弹管理和安全使用工作方案》,在允许用枪的前提下对驱鸟枪弹安全管理和使用进行再强化、再检查,确保驱鸟猎枪的使用安全可控。没有了后顾之忧,9月20—25日孙佳祺使用猎枪成功驱赶高危鸕鹚9次,驱赶效率达100%,有效降低航空器鸟击风险,确保大型鸟类“停留不能走”。

“亚运会开在杭州,作为土生土长的‘弄潮儿’,我倍感骄傲。我是萧山国际机场一名普通的驱鸟员,航班保障现场就是我的赛场,成功扫清航线上的鸟类就是我的金牌。”在与团队顺利完成亚运会期间的保障任务后,孙佳祺自豪地说道。



打卡亚运“三小只” “村民”挥手告别



■文/摄 记者 何可人

10月7日,小雨。记者第6次走进了亚运村,和以往几次相比,路上来往的“村民”明显减少了,村里显得有些空荡荡的。

这是杭州亚运会闭幕的前一天,不少结束比赛的“村民”或许已经奔赴了下一个赛场。而留守到最后时刻的“村民”们,正抓紧时间,在这个临时组成的,承载着、见证着来自五湖四海梦想与友谊的小小“村落”里,制造着多一些、再多一些关于杭州亚运会的美好记忆。

下午2点50分左右,在运动员村国际区滨河步道喷泉广场,来自印度的柔术运动员 Anwasha Deb 和 Tarun Yadav 正在与“亚运三小只”拍照留念。

“昨天刚比赛完,参加完闭幕式

的第二天就要离开这里了。今天要把这里有意思的地方再打卡一遍!”

谈到在亚运村生活的这段日子,Anwasha Deb 兴奋地手舞足蹈,开启了“夸夸模式”。“这是我们第一次到中国、到杭州,我们都很喜欢这里,这里有按摩服务,还有很多的活动,一点都不会无聊。比起新德里炎热的天气,这里的气候也很棒,不冷也不热。还有我们两个一致认为,这里的志愿者超级乐于助人。每次我们有什么需求,他们都会给我们帮助。一次我想找东西绑头发,那时候已经很晚了,志愿者还陪着我走了很长一段路,带我找到想要的东西……”

志愿者的服务,也给中国台北的一位随队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正在运动员村国际区的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内采购的他,说到自己的“亚运记忆”,接连用了好几个“非

常”：“志愿者的服务常贴心,在接待上,在彼此之间的互动上,服务都非常到位!”另外,房间也很棒,住着非常舒服!”

当然,赛场上的满载而归也让他对于杭州亚运之行深感满足。“我是负责轮滑的总教练,这次我们轮滑在亚运会上拿到了7枚金牌!全部项目金牌总数也超越了上一届!来这里比赛感到整个流程控制得非常好!比如那个倒计时,竟然可以做到这么精准!”他一脸惊叹,滔滔不绝地夸赞着。分别时,他还友善地掏出了一枚代表团的徽章给我,作为离别的纪念。

要说这小小的徽章啊,在许多“村民”的“亚运记忆”里,绝对是占得一席之地的。

来自菲律宾的棒球运动员 Harper Gerald Sy 就是其中一

位。经过了这段亚运时光,他的帽子上、证件挂绳上,全都别满了各式各样的亚运元素徽章。这天,他又在运动员村国际区的徽章交换中心流连忘返。

虽然不是亚运村里的“常驻村民”,但 Harper Gerald Sy 对于村里的生活十分向往。“我住在绍兴,这是我第二次来亚运村,我喜欢它,这里很大,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,玩得很开心。交换徽章是我最爱的部分,因为可以和不同国家的人交谈,交到新朋友,每一个徽章都带给我美妙的回忆!”

说到兴致上,Harper Gerald Sy 竟还蹦出了流利的中文。原来,他的爸爸是中国人。“这里的美食也很吸引我,餐厅里有很多的选择。我最喜欢的是中秋节的月饼。在家里,我们也会庆祝中秋节。”

缙云烧饼 一早卖了400多个

■记者 何可人

夜色慢慢笼罩,在亚运村媒体村餐厅附近的巨型兔子灯前,黄伟光停下了脚步,找到记者帮忙拍照。

“你去吃过我们的缙云烧饼了吗?我们每天都是销冠噢!”

原来,黄师傅是丽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面食制作技艺(缙云烧饼制作技艺)代表性传承人。此

次作为媒体村的服务商,在这里度过了一段亚运时光。

“我是10月2日过来村里的,每天凌晨3点半就起床了,5点到这里,6点就准备出餐,我主要负责的是早中餐。一般早上能卖掉400多个烧饼,中午能卖掉一两百个。像韩国、日本、朝鲜、马来西亚等等的媒体朋友都很喜欢吃的,有的一口气能吃两三个呢!他们

每次都跟我说‘good!good!good!’”

“在亚运村的这些日子,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的缙云烧饼太受欢迎了!这次亚运让家乡的美食文化走向了世界!”黄师傅笑得合不拢嘴。

来到村里这些天,黄师傅每天都在餐厅忙忙碌碌,一张照片都没顾得上拍。“马上就要离开了,觉得有

点遗憾。所以今天收工后特意在村里转了一圈,拍拍照片,留作纪念。”言语中,看得出黄师傅有些不舍。

虽然自己马上就要离开亚运村,但是黄师傅的儿子很快就会来“子承父业”,“下次就是我儿子来了,我们非遗讲的就是传承嘛,等到亚运会开幕,就是他来给大家做烧饼了!”黄师傅脸上露出欣慰的神情。